

主编 / 韩忠良 本卷主编 / 孟繁华

21世纪

中国文学大系

2004年中篇小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

2004

主编 / 韩忠良 本卷主编 / 孟繁华

21世纪

中国文学大系

2004年中篇小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4年中篇小说 / 韩忠良主编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5.1
(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) ISBN 7-5313-2852-6

I. 2… II. 韩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123927号

责任编辑: 常 晶 张玉虹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 冯少玲

1、春风文艺出版社享有对本书与著作权有关的合法权益, 受法律保护。

2、非法盗版, 销售盗版书的行为是违法侵权行为, 春风文艺出版社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3、欢迎各界人士对复制、发行、销售盗版书的侵权行为进行举报, 出版社将予以奖励。

举报电话: 024-22593831

春风文艺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

024-23284391

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

陈 光 律师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390

购书电话: 024-23284402

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幅面尺寸: 148mm×210mm

字数: 395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

印张: 15.5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000册

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北宁市印刷厂印刷

定价: 27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序：这个时代的文学景观

孟繁华

关于当下小说问题和评价的讨论，有过各种相左的意见。但事实上，这些意见都没有进入当下小说创作的内部，因此，这些讨论既没有接触小说创作的真正问题，也不可能对小说创作构成伤害。我的意见略有不同，对目前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，我是深怀乐观的。事实的确如此。如果熟悉高端的小说创作成就，我们就没有理由得出悲观的结论。

另一方面，这确实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。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艺术被接受的热情下跌和优秀小说的流通受阻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在消费主义霸权掌控一切的时代，在消费者有了选择自由的时代，影像工业和其他娱乐产业的发达，改变了社会审美和消费趣味，快感替代美感的时代不期而至。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在成熟的时代却因接受和流通而走向衰落，是大可理解的。文学史的发展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现象的不可逆转。比如宋诗，在有些专家看来它的成就可能并不逊于唐诗，但由于“词”的兴起，诗的地位被取代就无可避免，尽管它成熟得登峰造极。当代

小说的命运和这个道理没有区别。但这并不说明小说在这个时代没有取得伟大成就。中篇小说是这个时代文学成就的一部分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甚至更本质地表达了这个时代作家对文学艺术性的理解和维护。一般说来，优秀的长篇小说更有可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，这与文学史的叙述和文学观念的播散大有关系。但就目前的文学实践条件而言，由于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，长篇小说除了少数优秀之作外，大部分还很难在艺术的范畴内谈论，它们的市场意义要远远大于文学意义。当然，对这一现象我们大可不必过多指责，它的存在自有其道理。中篇小说的情况就非常不同，它和市场的关系远非那么密切，这与这一文体的生产方式有关。一般来说，发表中篇小说的主要媒体，还是严肃的文学刊物，这些刊物虽然也面临市场、生存、转制的压力，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一方面有大批从事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，还执意坚守文学的最高正义，对文学是处理人类精神事务的理解没有发生动摇或改变；一方面，这些刊物的文学操守也促使了中篇小说的健康发展，在媒体帝国主义的时代，媒体的文学品格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

中篇小说创作的兴盛和对文学性的维护，也促进了对这一文体出版的发展。有眼光的出版家争相将视野投向这一领域，中篇小说的选本一年多于一年。这对中篇的发展大有好处，但对于选家来说却越来越困难。在编选2003年中篇小说的时候，我曾表达了一个看法：“犹豫不决的批评”。一年过去之后，我的这个看法不仅没有改变，反而更加强烈。我曾见过几个编选中篇年选的批评家朋友，当我们交流编选篇目时，居然没有一篇是交叉和重复的。这一方面让我释然——每个选家的眼光、选择标准、阅读范围等，都存在先在的局限。多样的编选使读者的选择有了可能；一方面，不同的选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。那么，这个2004年中篇小说选本，在众多的选本中是否会得到作家朋友和读者的认同，我仍然是犹疑不决。

现在，我需要对我编选的想法作一个交代。选本不是全编，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好作品，这无须饶舌。这里编选的十部作品，从题材上说都是当代生活的，又以当下生活为多。从作者角度说，这里既有中年一代的创作中坚，如刘庆邦、陈应松、蒋韵；也有比较年轻的北北、须一瓜、荆歌、葛水平和叶弥；同时还有生于70年代的晓航和映川；从性别来说，两性基本持平，女性略多并不出乎意料。这种情况并不是出于某种所谓“平衡”的考虑，而纯粹是一种无意中呈现出的客观性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不能不表达了我个人的某些趣味和偏爱。刘庆邦多年专治中、短篇小说，他成熟的技法和从容的叙述我历来喜欢；陈应松多年来厚积薄发，近年来声名鹊起好评如潮，他凝重的叙述大智若愚；蒋韵不温不火一如既往，她的文字胜似闲庭信步；北北对底层生活的关注由来已久，她的作品体现了新的人民性；荆歌是一个年轻的“老作家”，他每年都有大量作品问世，大量作品都在很高的水平线上实属不易；葛水平异军突起出手不凡，几篇作品就令世人瞩目，前景不可限量；叶弥是江南才女，她的中、短篇小说一直受到圈内人士的赞誉，她营造的小说氛围弥漫四方；北北和须一瓜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作家，她对当代新生活和文学性的理解别具一格；晓航和映川是英姿勃发的新生代，他们小说的修辞和情趣新鲜而陌生，他们的经验已经逐渐被接受，而他们对文学的热情，更表达了文学远非末日、而是预示了后继有人的乐观未来。

中篇小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景观，它显示了时代文学的较高水准，它的文学性无可质疑。它动人、浪漫、凝重、自然。在艺术上，它更加成熟，在总体形态上，它鲜明地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在这一领域，它的发展和进步，都给我们曾经低迷和暗淡的心绪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心情。

2004年11月20日于沈阳师大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01/序:这个时代的文学景观 | 孟繁华 |
| 001/地气 | 葛水平 |
| 042/马嘶岭血案 | 陈应松 |
| 097/小女人 | 叶 弥 |
| 150/不能掉头 | 映 川 |
| 195/少年的月夜 | 刘庆邦 |
| 245/想象一个歌手 | 蒋 韵 |
| 288/转身离去 | 北 北 |
| 333/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 | 晓 航 |
| 393/爆炸 | 荆 歌 |
| 438/穿过欲望的洒水车 | 须一瓜 |
| 485/2004年中篇小说大事记 | |
| 487/2004年长篇小说备目 | |

地 气

葛水平

—

住了百年的十里岭，说不能住人就不能住人了。不能住人的原因不是说这里缺少人住的地气。大白天看山下阴郁一片，一到晚上，黑黝黝的村庄里人脸对人脸两户人家，单调得就心慌。说谁家从前山的岭上迁往山下的团里了，咱岭上剩两户，水没水电没电的还坚持着，山下的人们笑话了，咱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，也该迁了。

原先岭上有十几户人家，后来陆续都迁走了，就剩了两户，一户是来鱼，一户是德库。终于有一天来鱼和德库吵架了，两户互不上门，就连孩子们也绝了话题。岭上的两户人不常在一起说话，山越发黑了，黑得叫人寡气。

两家吵架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。这是暑天，来鱼的小儿子二宝满山疯跑着采野果子，来鱼的老婆李苗怕孩子遭蛇咬就出去找。来鱼缩在房子里不想出门。德库的媳妇翠花上茅坑，把裤带

搭在茅墙上。农村的茅坑不分男女。来鱼本来该上自己的茅坑，可是他突然想和德库说话，出了门往坡上走，一眼看见德库的茅墙上搭了一条红裤带，悄悄地猫腰走了过去，用手往下拽。茅坑上蹲着的人心想一定是家猫作怪，撅了屁股往里拽，拽来拽去的德库就出了门。德库出门也是想找来鱼说说话，伏天过后十里岭还设不设学校，他闺女和来鱼闺女都上初中，下山到樊庄完校念书，就剩了来鱼的小儿子上学。来鱼几次下去找联区，不知道联区会不会派老师来，老师不来，来鱼的小儿子上学就成了问题，来鱼不知道急不急。

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。德库走出院门，看见自己的茅坑旁蹲着来鱼，来鱼和自己的媳妇翠花在茅墙上耍着一条裤带拉来拉去。德库站下看了半天，觉得好耍，想笑，可是接下来的事让他笑不出来了。

听翠花说：“死猫，看我不出去打死你。”

来鱼说：“要你光着屁股出来打死我。”

翠花说：“死来鱼，我当是猫，快把手丢开。”

来鱼说：“你让我进去看看我就丢开。”

翠花说：“有什么看的？和你老婆的一样。”

来鱼说：“说一样也不一样，都是萝卜，也有水大水小的。你是秋天的萝卜，她是春天的萝卜，不能比。”

翠花说：“不要说黄话了，你从茅墙上给递过一团纸来，我忘了拿卫生纸。”

来鱼说：“我这就进去。”

来鱼丢了裤带从裤兜里掏出一团纸，要进去。听德库叫了声：“来鱼我日你妈！”顺手抄了一根木棍过去。来鱼一看不好叫了声：“妈呀，动真了。”扭头就跑。

两个男人在山上边跑边骂，碰上了找孩子的来鱼老婆李苗。李苗喊着：“你们好好的疯什么？”

德库说：“问向来鱼，在茅墙上和翠花耍裤带，我要敲死

他。”

李苗想：这阵势怕是真有问题，怕来鱼吃亏，扑过去死死拽住德库的裤带。一个用劲往前，一个用劲往后，听得“嘣”的一声，德库的裤带断了，裤子脱落了下来。德库叫了一声：“倒霉。”扔了木棍朝后撂了一脚，想踹开来鱼媳妇，谁知道脱落在脚脖子上的裤子限制了他的动作，反让他掉了个仰脚八叉，倒在了来鱼老婆身上。李苗说：“天光下你想怎的？”德库说：“日你妈，我能怎的？”翻身兜起裤子骂骂咧咧往回走。来鱼老婆在身后骂道：“你个绝户头德库！”

这时候翠花也赶了上来骂：“我没儿子你有是不是？你娘的脚指头，你就等着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出来！”

德库说：“不嫌丢人。”揪了翠花回了自己的当中院。

从此，当中院的德库一家和井下院的来鱼一家不说话了。

两户不说话了，一到天黑十里岭越发地黑了，静了。

二

暑天过后，十里岭来了小学老师王福顺。王福顺背着铺盖，拿着锅碗瓢盆上气不接下气往岭上爬。爬着爬着不是个滋味了，想到自己的确是被番村乡教委的常小明校长耍了，就感觉憋气。自己在下边干得好好的，没想到一开学调到山上来，就因为看到了常小明和民办教师艳红的龌龊事，被调到了十里岭来，他感到十二分的沮丧。找了一块干净石头坐下，掏出大光烟，掏了半天摸不到打火机，越发沮丧了。他想在这样一个四周无人的山坡上，也许正好滤一滤自己的思想。那天常小明叫他谈话，常小明说：“听说你想调换一下工作？”“我是想调换一下工作。”常小明说：“想调换工作好啊，现在十里岭的来鱼想要一个老师上去，想来想去没有合适人选，你就上去吧！”“我不想上十里岭，能不能换个去处？”常小明说：“工作没有贵贱，不是说你想去哪就去

哪，你要是校长你就说了算。”王福顺知道再说也是白搭。自己当民办教师当了十五年才转正，因为转正把小教高级职称也丢了。自己总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什么地方呢？他想不出来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。自己没有错，要错也是别人的错，别人出错你有什么办法？还不如不想。抬头望了望天，太阳很小很白也很晃眼。没有打火机，抽不成烟，只能站起身来背了行李走。

王福顺走近十里岭时看到岭上灰秃秃的，一路上连个鬼影也不见。十里岭坐落在山坡上，几院石板屋，两处石头垒起的院坝，一眼老槐树下的石井，一排杨树遮掩下的鸡栏猪舍，山顶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柞混交林，责任田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村庄周围的坡地上，构成了一幅静谧邃远的农家乐生图。对色彩有特别鉴赏修养的王福顺情不自禁地惊呼：“好一处神仙福地！”但经验告诉他，这偏僻得与人隔绝的地方不是人久留之地。他把行李放到打谷场上，坐在一个闲置的碾磙上歇了下来。习惯地从口袋里又掏出烟想抽，还是发现没有打火机，就发狠地打了自己的脑门一巴掌。看到打谷场上晒了一些粮食，一块一块的用木棍隔开，有蓖麻、豆、红谷、老豆荚、豇豆，鸡们散开在中间边找吃食边散步，倒是悠闲自在。早知道有个十里岭，却没有想到离乡里这么远。尤其这里连电都不通，外面是啥形势？不晓得，糊涂过春秋。回头看到场上靠山的地方有三间砖房，墙上写了“教学育人”四个字，想那一定是学校了。掉转头放眼望去，看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人影晃动。他想这岭上的人收秋也太早，八月十五还不到，就开镰了。对着人影喊了两嗓子：“有人吗？那地里有人的吗？我是小学教师王福顺！”

德库听到有人喊，放下镰刀和翠花说了声：“我上去看看。”翠花说：“看什么？来鱼的儿上学，又不是咱的，你管他。”德库说：“我是十里岭的队长，老师来了哪能不管？”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，拍了拍腿上的土往上走。走到打谷场上，看到王福顺不知该怎么称呼，说：“是新来的老师吧？贵姓？”王福顺急忙站起

来说：“免贵，姓王。王福顺。”德库说：“是王老师啊，王老师好！王老师好！”王福顺说：“你是这里的？”德库说：“队长！德库。”两个人的手紧紧握了一下。

德库开了学校的门，把行李放进去，领了王福顺回了当中院。当中院是四合院，清一色的石板房，石板院，石板地。王福顺心想，看来这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石头。德库开了门往火上的茶壶里添了水，掀开地锅的算子，取出两只碗给王福顺和自己倒了茶水，两人就坐在炕沿上对饮起来。王福顺说：“石板房好啊，冬暖夏凉。”德库说：“好什么好，人都不住了。”王福顺说：“十里岭现在有几户人？”德库说：“原来有十几户人，现在就两户了，我和井下院的来鱼。满算起来八口人，来鱼两口两孩还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娘，我和翠花一个闺女，我闺女和来鱼大闺女都上初中了，你现在教的学生是来鱼的小儿子二宝。”王福顺问：“就一个？”德库说：“就一个。”

王福顺越发感觉常小明是真欺负他了。一个教师教一个学生，出不了成绩年终大会上拿你开涮没商量。怎么就没说是一个学生呢？要说是一个学生说啥也不来。一个学生都教不好还配当老师吗？现在既然来了，我就得好好干，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。王福顺说：“找些干柴，我去把火生着。”德库说：“这些事不用你操心，你就只管坐着喝茶，午饭家里吃。”德库掏出烟递给王福顺一根，王福顺说：“我连火都忘记拿了，一路上干火，没办法。”德库站起身从中堂前方桌下抽屉里取出一包火柴递给王福顺，“有啥要求尽管说，来了岭上这里就是你家。”王福顺有点感动，觉得山里人真是实在。这时候翠花扛了一蛇皮袋青豆角扔在了院子里。翠花说：“山下老师来开学了吧。”王福顺应道：“开学了，开学了。”翠花也不进屋顾自忙去了。别看岭上人少，两家人不说话，但是，人来去往的不说也知道。来鱼心里这几天就操着这份心，没想到老师来得这么快，和李苗早早从地里回了家。这几天二宝到山下他小姨家串门，来鱼想，得赶快叫二宝回

来。“你中午叫孩他老师来咱家吃饭，我到山下唤二宝去。”来鱼和李苗说。

李苗满脸不情愿地回答：“怎么去唤？你弄的龌龊事！”

来鱼斜了一眼李苗说：“翠花肥得那猪样，有你好？你还吃醋！也不过就是要耍罢了，认什么真？”

来鱼边说边从他娘的身体下抽出尿垫子来挂到院里铁丝上，“你一个妇道人家，还有男人的脸面重？我走了。”

李苗说：“人活一张皮，行头也不换了？不怕山下的人笑话你是野人？”从屋子里给来鱼扔出件干净衣服来。

来鱼三下五除二换了行头扭身走了。

听得背后李苗说：“我不认真，德库认真，我的脸不值钱，有人值钱。”

来鱼嘟囔了一句：“鸟！”

午饭两家都做的是扯面。李苗往坡上的当中院走，她拿不准进了德库院子该怎么说话，边走边想：我进了门先要大声喊一句：是二宝山下的老师来了啊，不去我家倒先来麻烦翠花了？看他们怎么说，他们一说，话就开了，下一步就好办了。她有意放慢了脚步，在当中院的大门口停顿了一小会儿。听见德库说：“没味，再放点菜。”“有味有味，正好正好。”她想人家已经吃开了，进去叫，瞎扯半天不一定放碗，还不如送一碗过来也好省去许多口舌。返身回了井下院，觉得想好的话不能说，还得再想。李苗端着饭走进当中院，迎头撞上了德库。德库端了一锨炭火要往学校走，这样两人就碰面了。李苗满腹想好的话在这一刹那没了。德库也想不到李苗会上门，有点丈二和尚：“怎么你还敢来？”话一出口德库觉得自己的话有点硬，闪了一下端着炭火过去了。

李苗说：“我咋的不敢来，你是老虎？还是翠花是老虎？上门不欺客，我来叫我家二宝的老师吃饭。”

翠花听到了两个人院子里的对话知道话不能赶，老师在炕上

坐着，赶下去怕不中听，探出头说：“是李苗啊，还想着吃了饭去叫你哩，二宝老师来了，也不来瞧瞧。”

“这不是给老师来送饭来了。”

“马后炮不是？王老师要等你这碗饭，怕把尿都憋长了。”

“等不得这顿有下顿，怕什么？拿个碗来吧，也不怕王老师笑话。”

“把饭端回去得了，省占我碗。”

“好意思？坡上坡下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放窗台啦，我可是给王老师送的饭！”

王福顺在屋里喝着汤，听屋外两个女人对话觉得很有趣，下炕走到了院子里，看了李苗一眼，感觉这岭上的两个女人都很俊，一个胖些，一个瘦些，胖的胖得体面，瘦的瘦得熨帖。

两个女人一起回头看，一身灰中山装，模样清瘦约摸四十岁的王福顺，一只手抹着嘴，一只手扶着门槛，满口牙白雪雪笑望着她们，翠花一激灵反倒没话了。

王福顺说：“二宝是你家的孩子？”李苗说：“是我家的孩子。一个学生，你的任务是不是太重了啊，王老师？”李苗接着说：“王老师我是和你开玩笑啊，你可不要见外呀！”王福顺说：“见什么外呀？既来之则安之。”翠花说：“看人家，到底是老师。”大家一起笑了起来。

这时候德库走了进来说：“王老师，火生好了，我不敢动你的行李，你看该怎么样整理就整理吧。”王福顺说：“谢谢啦，真是要谢谢了。”

来鱼从山下领回二宝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落山的太阳照着各怀心事的来鱼和二宝。二宝问：“爸，是个男老师，还是个女老师？”来鱼说：“女老师咋说？男老师咋说？”二宝说：“女老师身上有个味儿，男老师身上也有个味儿。”来鱼说：“这等于是没说。”二宝说：“不是的，爸，女老师身上的味儿好，男老师身上

的味儿，我说不出来，就和你一样，爸。”来鱼说：“你爸身上的味儿不好闻是不是？”二宝说：“不能这样说，爸，不过也可以这样来理解。”来鱼突然觉得二宝很聪明。

来鱼心里也在想事，从山下听说了一些事，是关于王福顺好好的不在番庄教学为什么来了十里岭的事。来鱼想把听来的事说给谁听，说给谁呢？不可能说给德库，因为德库拿了木棍要敲死他，人在该长脸的时候还是要长脸的。来鱼想就自己说给自己听吧，在肚子里重复一遍别人的话也能解一解心焦。来鱼想到好笑处就笑了一下。

二宝说：“爸，笑什么呀？”来鱼说：“我笑王福顺，你的那个老师真有意思。”二宝说：“他好笑吗？爸。”来鱼说：“好笑。他逮住常小明和红艳时，他们俩怎么也分不开，常小明叫着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王福顺一眼发现了问题，常小明的裤钩钩住了红艳的裤襟，王福顺走过去给他们俩解开。常小明还说，看来王老师你是下工夫了，我该怎样感谢你啊！”二宝说：“爸，这有什么好笑？下一次把裤脱干净了就是。”来鱼突然觉得自己不该给孩子说这些话，马上严肃起来说：“知道什么？你的任务就是念书，不该知道的东西要少知道。”二宝边走边拿了石头往远处扔，二宝说：“又不是我要知道，是爸你说给我听的啊！”来鱼想自己真是昏了头了，耍耍性子耍到自个儿身上了。心里就不想再回放山下人说给他的事。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得很是沉默。

来鱼领了二宝回到十里岭，直接到了学校。当时，王福顺正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图，黑板的右上角是两个红灯笼，灯笼上写了俩字：欢迎。黑板的正中写着“二宝开学”。王福顺示意他们父子俩坐下，他接下来画完了左下角的一本书和一支钢笔。

王福顺完成了黑板上的内容，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。来鱼一看老师的动作觉得自己应该站起来了，就拽了二宝一把。王福顺抬起手往下摁了摁说：“坐下，坐下，你就是二宝啦？”二宝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一下就肯定他是二宝，赶忙站起来说：“我就是二

宝啦！”来鱼说：“你敢学老师说话？想吃打是不是？”二宝觉得委屈：“我没有学老师说话！”王福顺说：“和孩子说话要讲个平等，怎么一说就吃打？我在问二宝话，你就不要插嘴了。”来鱼咧开嘴说：“是，是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二宝同学，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？”

二宝说：“报告老师，都做完了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很好。新学期马上要开始了，小朋友有什么打算？把你的想法告诉老师，想让老师怎么教你也说出来，今天虽然没有正式开学，但是你来了，咱就来一次交谈，我现在是你的朋友，记住了，以后咱们上课的时候，咱们俩是师生，下了课是朋友。你知道什么是朋友吗？”

二宝没有想到老师会问他这个问题，一时没有答上来。

来鱼有点着急：“朋友就是相好呗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，我说了不让你说话，要二宝说，又着急了不是？你说的那相好还不如朋友好解释。二宝来说，肯定比你爸说得好。”

二宝挠了挠头说：“报告老师，朋友就是在一起瞎耍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有吃的东西共分，还有，说不清了，好得就和一个人似的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说得很对，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，朋友有什么话都要交心，不瞒不骗。记住了，以后不是上课就不要喊报告老师。”

二宝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王福顺说：“那你回答我刚才的提问。”

二宝说：“咱们能不能上课下课都是朋友？”

王福顺说：“能。”

二宝说：“能就什么都好说了。我希望讲课的时候多讲语文，少讲算术，最好干脆不讲算术。”

说到这里来鱼又沉不住气了，“不学算术，今天我上山捋了

五斤金银花，六块半一斤，五斤多少钱？算不清，一学期学费让你赔净了！”

王福顺说：“着急了不是，素质教育，又不是单项的，我还不知道算术重要？关键是方法问题，用什么方法让孩子对一种东西感兴趣是我今天问二宝的原因，有因才有果。我们国家的教育是猴爬杆，往上爬是目标，怎么让孩子心情愉快往上爬才是最主要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不多说了，二宝回去准备好明天正式开学。来鱼，以后教育孩子也要换个方式，不能张口吃骂，动手吃打，这陋习也该改一改了。”来鱼站起身来说：“是，是，是该改一改。王老师，晚饭到我屋里吃，咱再谈谈，听你说的怪有道理，说来我也是上过初中的，有些事就是不明白。”

王福顺笑了笑，摸了摸二宝的头说：“二宝小朋友，再见！”

来鱼从学校走出来后，感觉心情很是不错；二宝也觉得王老师身上的味儿很特别，虽然他从心里是盼望有一个女老师来。

三

这天夜里，王福顺点了油灯在灯下看一本爱情小说，看着看着觉得眼闷，哪像在山下的学校里，二百瓦的灯泡亮堂堂的，心情好的时候可以看个通宵达旦，现在看不得一两行就眼困，不想看它了。前一任教师不知道是怎么熬的？就想出去透透气。

一轮明月挂在中天，洒下来的光像一层霜铺在地上，有些凉爽。突然听得远处玉米地里有铜锣敲响，吓了他一跳，他踮起脚看了半天，铜锣就敲了半天，半天之后一切都静了，看到德库拿了锣从远处走回来。

德库在学校的窗户下侧了耳朵听了听，猫手猫脚走回了当中院。德库没有看见他，他看见了德库，德库是想看看他睡下了没有，德库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便转身走了。他也不想和德库说话，他知道农民和你唠叨起话来没完，东说说，西说说，又不好意思